

第一章

夜半，金雀宮甘露殿內，燭火搖曳，映出雲石案上疾飛的筆尖，也勾勒出運筆的男人清俊偏冷的臉龐。一頭束起戴冠的白髮，交領的金玄雙色綾袍，一絲不苟的穿著顯露男人的禮教之心深植。

他的五官深邃帶著陰柔，臉龐依舊年輕，卻有一頭不尋常的蒼髮，甚至擁有皇帝才能行使的權力。

運筆的動作一停，巡看過一遍之後，他吹乾上頭的硃砂墨，蓋上玉璽，動作行雲流水，彷彿早已做過千百回，彷彿他才是皇朝的皇帝。

接著，他隨即拿起最後一件奏摺，然而這一回，他不再如先前振筆疾飛地批示。

清亮的烏眸微瞇，一目十行快速掃過，握在手中的筆卻頓住不動。

「紫鐵砂……」他低喃著，狀似盤算什麼，壓根沒有察覺原本躺在深殿處黑檀錦織大床上的男人已來到身後，大手橫過他的胸口，往後一扯，強迫他的背貼觸他。上官羿一震，暗惱自己竟出了神，完全忘了這人的存在。

「……皇上，還未入睡？」

「原來，朕還是皇上？」金雀皇朝皇帝李勳勾唇冷笑，沉嗓輕薄如刃。

「皇上當然是皇上。」他淡笑，目視前方。

「朕瞧你這開國玉璽用得挺順手，摺子批得極好，彷彿在朕尚未即位之前，你便已慣了這差事。」長指一勾，李勳逼迫他與自己對視。

上官羿偏頭，幾縷長髮滑過頰面，昏黃燭火底下，他看見李勳深刻的輪廓和沉魅的神態。「皇上，臣不過是為皇上解勞。」隔著衣料，感受到身後人的體溫，他不由得一顫。

身為皇朝國師兼禮部尚書，即使年紀輕輕，他便已侍奉過兩代皇帝。他與前皇一起長大，前皇待他情同手足，當時前皇不堪政務，他曾經多次替前皇批過摺子，沒有二心，只想為前皇分憂，讓皇朝更為強盛。

而後，前皇詐死遠走，新皇即位，他的心依舊未變，只為守護天下。

掌握朝中權勢，他並不是為了私慾，而是為了開啟皇朝盛世，讓百姓安居樂業，所以就算要他獻上自己，他也不會後悔。

「解勞？」李勳長髮垂落，錦袍未繫，露出刀鑿似的胸膛及緊實無贅肉的腹部。

他撇唇低笑，俯近身前人，近到彼此氣息交纏。「朕有你這等良臣，真是大幸。」

「皇上……謬讚了。」上官羿垂睫，直睇著他厚薄適中的唇，心隱隱躁動。

他在拐彎譏諷，他知道。

一個月前，他們訂下協議，他願用肉體換取掌管天下的權力，而李勳也真的放手將天下交給他，壓根不在乎成了有名無實的皇帝。

「愛卿，朕正等著你。」李勳的唇若有似無地摩挲著上官羿的，按在他胸前的大手也滑入交領底下，粗糙的指腹輕掐著他胸前的突起。

「……皇上今日還是不上早朝？」上官羿長睫輕顫，啞聲低問，握著摺子的手加了幾分力道，像在隱忍。

「有愛卿在，朕……何須早朝？」他低喃著，濕熱的舌圈畫上官羿緊閉的唇。「愛

卿，你動作得快，否則今日早朝，就連你也別想去。」

「……遵旨。」閉上了眼，他微啟唇，就在剎那，李勳的唇舌強硬驅入，帶著酒氣糾纏著他。

他吻得極野，吻得深入而佔有，彷彿要將人吞噬，嵌入魂魄般。

無法反抗的上官羿索性鬆開握著摺子的手，反揪著對方散開的衣襟。

他不懂。

不懂為何李勳如此執著於他，寧可拿天下換一個他。

明明這人就不是昏君，他聰穎仁慧，尚未即位之前，便多次在暗地裡替他拔除朝中暗刺，即位之後，原也是善盡職責，事事順他的意，是個能強盛金雀的賢君，但是一個月前，他卻突地變成了惡鬼，不再上早朝，只是夜夜糾纏著他，夜夜嘗歡。

為什麼？

好幾次他想問出口，又不知道該從何問起。

「啊！」一記撕裂的痛楚乍至，上官羿不覺脫口低喊，回神瞪視著神色不明的男人，只見對方突地勾唇，笑得邪氣。

「疼？」

他直瞅著李勳，緊抿唇，沒回答。

「剛才你在想什麼？」李勳不滿的俯近，灼熱的慾望跳顫著，更用力推送幾分，教上官羿不禁瞇緊烏瞳。「愛卿，你在想誰？」

「……臣，沒有。」他蹙緊濃眉。

垂睫瞅著他冠落髮散，陷入情慾的模樣，李勳不再隱忍，抬高他的臀，挺入最深處。

緊密無縫隙的嵌合教上官羿狠狠倒抽口氣，幾乎遏止不住翻攬之後的欲嘔感，卻又意外發現深埋在他體內的人忽地靜止不動。

他不解地微瞇著眼看向那人，竟在那人眸底捕捉到一閃而逝的憐惜，還未摸著頭緒，對方的大手便攫住他早已昂立的慾望，隨著輕柔的律動，輕緩套弄。

頓時，慾望如浪拍岸，一波波地堆疊，幾乎要將他淹沒，讓他忘卻了被強硬入侵的不適，由著那人引領他解脫，直到沉沉睡去……

遠處，太監唱唸四更天的梆子聲教上官羿驀地驚醒。

張眼，近在眼前的是李勳熟寐的睡臉，充滿陽剛氣味的眉眼，勾笑時如春曉煦日，斂笑時似臘月冰霜，然而最教他難以適應的是，這是一張酷似前皇的臉，尤其當他笑得爽朗無害時。

然而，他已經許久沒見他那樣笑了，而且也慢慢地感覺到這人與前皇不再相似。

再相似的眉眼，也會因為不同的魂魄、不同的氣息，展現截然不同的風情。

以往，只要前皇一個眼神，他便知道他要的是什麼，只因自己的眼只看著前皇，心裡只有對方，但是李勳……即便是眼前最無防備的模樣，他也依舊看不透，無法理解這個新任皇帝要的到底是什麼。

正思忖著，遠處的梆子聲拉回他的心思，他趕緊起身，放緩動作下了大床，這才發現身上已是乾淨清爽，完全不見歡愛過後的黏膩。

每回皆是如此。

李勳要得太狂，總教他招架不住的昏厥過去，但醒來時，他必定已替他清理過身子。

為什麼？

對於李勳，他有太多疑問，但是遠處的梆子聲告知他早朝的時刻已到，他只得將綾袍穿上，束髮戴冠，收妥奏摺後隨即離去。

因為他走得太急，所以沒看見身後的男人早已張開幽邃的眼直睇著他的背影，直到他頭也不回地離去，才沉攏著濃眉，抓起他方才蓋過的絲被，嗅聞著餘香。

議事廳。

文武百官列站在前，看著一身金玄雙色綾袍的上官羿站在紅毯階上主持早朝，彷彿早已習慣了沒有皇帝的早朝。

身為皇朝國師兼禮部尚書，上官羿自是熟悉朝中所有政務，就見他有條理的將所有奏摺發交六部各自處置，再詳聽皇城外各州府傳來的大小事項，沉斂的態度儼然就像個一國之君，然而這樣的舉措，卻讓與他地位平行的宰相喬太陵深感不妥。

「國師。」喬太陵上前一步。

「宰相大人有事欲奏？」

「不知皇上龍體可有改善？」

「皇上的頭疼仍犯，經太醫診治，得再休養一段時日。」上官羿對答如流，毫不遲疑，半點破綻不露。

「皇上已月餘沒上早朝，儘管身子再不適，不過到議事廳走動一會也不成？」喬太陵再追問。

不是懷疑上官羿要篡奪皇位，畢竟他若真要篡位，當初根本不需要推舉新皇，只是先皇才走沒多久，新皇便不上早朝，對皇朝而論，實在不能算是一樁好事。

「宰相大人寬心，這兩日要是皇上頭疼好些，我會要皇上依祖宗律例早朝。」上官羿微勾笑意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倒是紫鐵砂一事，不知道宰相大人有何看法？」上官羿探問，為的是近來教他煩心的皇城直通南方銜月城的南北大渠一事。

順著南北主流截彎取直而建的南北大渠需要水閘門，而混入紫鐵砂打造的閘門不易受侵蝕，是最好的選擇，然而金雀並不產紫鐵砂，先前尚存的乃是自盛產的西宛購得。

以往西宛和金雀表面上像是兄弟友邦，暗地裡卻互相較勁，但讓彼此撕破臉的關鍵原因，是在於前皇曾迎西宛公主為貴妃，卻因為西宛將軍的送親隊伍始終不離金雀境內，兩國因而兵戎相見，再不往來，所以如今想要再得紫鐵砂，恐怕是難

上加難。

「這倒是個難題。」喬太陵自然清楚這是樁難事，可是南北大渠的興建勢在必行，不管是軍事移防，甚至南來北往的糧貨御供運輸，都可以縮減大半時間。

上官羿看著沉吟不語的宰相，再抬眼看向一籌莫展的百官，看來，似乎只剩下最後一個法子了……

他垂眼暗忖，卻見殿外太監進來稟告，「啟稟國師，顥王求見。」

濃眉微揚，上官羿似笑非笑地揚手一擺，太監隨即出去宣喊，「宣，顥王進殿！」顥王李勤的到來，上官羿一點都不意外，況且他安插在雀屏府的探子也早已回報李勤的動向，畢竟李勤以生病推辭不早朝月餘，這事情早晚會傳到鎮守西方雀屏府的顥王耳中。

見來人已至議事廳外，他隨即下了階，迎上前。「不知顥王今日進殿所為何事？」

「本王聽聞皇上龍體微恙，已月餘沒上早朝，今日特來關心。」李勤年不過四十，年少清朗的俊顏因為終日縱歡的歲月被磨得不復當年俊美。

「多謝顥王關心，皇上龍體無大礙，再過幾日必能早朝。」上官羿笑答，心中暗想之後非要李勤上早朝，省得顥王老是在皇城外蠢蠢欲動。

「這是怎麼著？先皇駕崩，真教你白了髮？還是皇上太不受教，讓你惱白了三千髮絲？」已許久未見上官羿的李勤皮笑肉不笑地瞅著他。「這皇朝要是沒有你，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。」

「顥王謬讚，下官不過是善盡職責。」他無意解釋為何白了髮，只是勾笑著四兩撥千斤，就當沒聽見他的嘲諷。

前皇詐死遠走後，皇朝內只餘顥王和頃王兩個即位人選，而他選擇立頃王為帝，顥王自然懷恨之心。

畢竟，顥王的野心早在多年前便已顯見，而他不是剷除不了他，只是要除去皇族，總需要更能說服人心的理由，好比……顥王叛變。

「倒是，這早朝無人主持，全都倚賴你了？」李勤環視議事廳內的百官，再看向深處的龍椅，目光灼灼。

「皇上靜養期間，是由下官和眾位大臣齊議大事，方才下官便正為了紫鐵砂傷透腦筋呢。」

「紫鐵砂？」

上官羿快速將南北大渠一事說過一遍，便見顥王微揚濃眉。「這還不簡單？派人和西宛議和，要是西宛不從，便殺他個措手不及。」

「不，王爺，先皇駕崩至今尚未一年，不宜再添血腥。」上官羿垂眼，循循善誘。他需要一個餌，需要一個人幫他牽線，如此一來，也許就能得到紫鐵砂，甚至還能將西宛蠶食鯨吞，納為金雀的一部份。

「那就聯婚吧。」李勤道。

「聯婚？」他佯愕。「可先皇和西宛公主一事……」

「正因為上一回聯婚造成對立，這一回自然也要以聯婚來重新鞏固彼此的關係，再者皇上雖有幾個妃子，但后位始終空懸，這時要是迎西宛公主為后，必定讓西

宛感到臉上有光，豈會再記前仇？」

「可是，要派往西宛的使節，必須是個智勇雙全之輩才成，否則就怕大事未談妥便落個屍骨無存的下場。」上官羿說著，不禁嘆息。「如今朝中新人輩出，可就少個能說親作媒的人才。」

「那就交給本王處理吧，本王和西宛二皇子有些交情，透過他牽線，必定能成就這樁美事。」

「多謝顥王！」聞言，上官羿激動作揖，垂臉的瞬間，笑得快意。

他早料到顥王必定想在百官面前有所作為，不想只當個鎮守西方的王爺，如今前來，自然想要立下功勞，也因此成了他的好棋子。

現在，就等皇上迎后了。

「臣已經代皇上下詔，讓顥王帶著皇上旨意前往西宛。」

數天之後的某夜，正批示奏摺的上官羿狀似漫不經心地隨口提起。

案邊，李勳衣襟未繫，赤腳懶坐在錦榻上。「為何？」

他一震，側眼探去，便見李勳淺啜著酒，深沉的瞳眸直睇著自己。

向來，這人從不管他下詔做了什麼，也從未在他隨口提起後追問，如今卻問起，難道說，他知道了什麼？

「怎麼，做了什麼不敢讓朕知道的事？」李勳一口飲盡杯中酒，懶懶地再替自己倒上一杯。

「……顥王提議，向西宛提親。」他將事情全推到李勳身上。

李勳抬眼，笑得邪魅。「怎麼，他想再納妃？」

上官羿垂眼道：「不，是皇上要迎后。」

李勳似乎壓根不意外。「朕要迎后？」

「後宮沒有皇后，如何母儀天下？」

「朕有子嗣，要皇后母儀天下做什麼？」晃著琉璃杯，他唇角的笑意冷魅懾人。

「一帝一后，乃是開朝一」

鏗的一聲，琉璃杯被李勳捏碎，尖銳的碎片扎入他的掌心，緩緩淌出血水。

「皇上！」上官羿立即起身想要查看他的傷勢，卻反被他單手擒住。

「上官羿，你可真是朕所見過，對皇朝最鞠躬盡瘁的臣子！」

「皇上？」

「前皇在位時，為了得到西宛，你明為提議向金雀鄰邦提親，暗地裡卻要讓西宛公主成為皇后，豈料前皇中意的並不是西宛公主，你的願望因而落空。」

上官羿倒抽口氣，不解當時不在皇城的他怎會知道這些往事。

「現在你又忘了教訓，忘了鳳凌王李弼如何處置十里行宮裡的西宛送親隊？」

「那次是因為西宛將軍不滿前皇沒迎西宛公主為后，所以送親之後不退出邊境之外才出事的。」因為前皇李劭執意要納初旭公主為后，才會造成這樁憾事，造成兩個國家對立。

「那麼這次呢？如果西宛將軍的送親隊伍再起紛爭？」

上官羿直睇著他。「皇上會保護皇朝，對不？」只要能給西宛公主皇后的頭銜，豈會再有事？

「……你非要朕迎西宛公主為后不可？」他瞇緊烏瞳。

「后位始終空懸，代表皇上並不像前皇有心儀之人，那麼誰坐后位又如何？只要能讓皇朝得到紫鐵砂即可。」只要能夠讓皇朝更強盛，讓天下統一太平，他沒有什麼做不到的。

李勳面無表情的睇著他，好半晌後才低啞笑出聲，卻又倏地斂笑，伸手揪住他，冷肅低咆。「所以朕才會說，你真是皇朝最鞠躬盡瘁的臣子，為了皇朝，竟可以無視自己的感受，親自替心上人挑妃選后！」

上官羿一震，抿緊唇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要回應什麼。

「多寬大的心胸，你愛著他，卻能容忍他在后妃之間周旋，眼睜睜地任由他寵幸嬪妃——」李勳大手按上他的胸口，一把扯裂他的衣襟。「多麼了得，真教朕佩服！」譏諷地說完，他便俯下頭，粗魯地舔吻著上官羿敏感的頸項。

閉上眼，上官羿雙手緊握，不想再回憶從前。「身為皇上，必須產下子嗣，開枝散葉，鞏固皇朝。」因為皇朝的強盛遠景是前皇的心願，所以他可以忍，可以撇開個人私情，一心只為皇朝。

「所以，如今為了皇朝，你才委曲求全，獻上身體供朕玩樂」李勳咬開他中衣上的繫繩，一口狠狠咬上他光滑的胸膛。

上官羿閉緊唇，硬是不讓痛楚低吟出口。

「還是，你藉著朕思念他？」鬆開口，李勳睇著那滲血的牙印，冷冷質問。他仍是沒有回答。也許，以往會有剎那恍神，將這人錯當成前皇，但兩人兩極的性子，早已讓他清楚明白他們有多不同。

「可惜，不管你怎麼做，他還是不要你。」低啞的嗓音在上官羿耳邊流連，伴隨著惡意濕熱的舔吮。「李劭不愛男人，就算你為他獻上一切，他也不會回應你，甚至不想再見到你！」

「住口，不要再說了！」上官羿怒張眼，一把將他推開，起身要走。

「你可以走。」李勳淡淡啟口。「朕，不迎后。」

上官羿頓住，回頭瞪他。「為什麼？」他不解。難道李勳只愛男人？不，不對，他曾極寵愛頃王妃，甚至還產下一子，代表他並不是非要男人不可。

「朕，不迎后。」他依舊閒淡，垂眼瞅著掌心的傷，放任血流傷痛，好讓他可以漠視心痛。

他可以成為替身，他可以當傀儡皇帝，但上官羿不能無視他的存在！

「……皇上要臣怎麼做，才願意迎后？」半晌，上官羿咬牙低問。

他以為他們之間有著不必言明的交易，這下看來，似乎只是他單方面的想法。

「你說呢？」李勳抬眼，眸中顯現癲狂。

這個人的心裡，就連一點空都不留給他，非得要將他利用得這麼徹底？

原以為一切由著他，隨著時間，他必會感覺自己對他的情意，但是……似乎是在自欺欺人了。

這人的心裡只有李劭那位前皇，再多的，什麼都沒有。

……也罷，他也不希罕了。

上官羿直睇著眼前人，自然明白他的話中意，躊躇半晌，他終究步伐沉重的踅回，蹲跪在他身前，又猶豫了下，才傾前吻上他赤裸的胸膛。

李勳垂睫睇著他生硬的親吻，見他皺起濃眉，像是正在忍受什麼，心更冷了。

這般痛苦嗎？要他親近自己，對他而言是種折磨嗎？究竟要怎麼做，他的眼裡才會有自己？到底要怎麼做，他才會回頭真正看他一眼？

當這人挑選他為帝時，他是真的有心和他一起打造太平盛世，所以一切由著他，但打從聽見他和李劭的流言、親眼目睹他在觀天樓的寢樓中，趴覆在黃金絲被上思念李劭、發現他守護皇朝是因為李劭的冀望……他便再也不能忍受！

妒火再次燒得他胸口發痛，他猛地扯著上官羿的髮冠，將他的嘴抵在腿間。

上官羿頓了下，像是在天人交戰。

「你在遲疑什麼？這事……你又不是沒做過。」李勳笑得殘佞又痛苦。

上官羿胸口微微起伏著。

這般被羞辱，已經是月餘前的事。

為了南北大渠一事，他送上了自己，卻在那夜過後，得知李勳早已下詔修築，從此後，他開始感到疑惑。

想要摸清李勳究竟是怎樣的人，所以他看著他，想知道他到底圖些什麼，為何明明羞辱著他卻又帶著憐惜。這些日子，儘管兩人夜夜享歡，他也不曾再像那夜那般粗暴，為何如今卻為了迎后一事又如此羞辱他？

「動作再不快，你明日別想早朝。」

上官羿回神，又是一震。

「也許，讓百官到甘露殿找你，是個不錯的主意。」李勳低笑。

上官羿的臉色刷白，難以置信他竟再次出言威脅他。

「朕，無所謂。」懶懶地坐靠在錦榻上，李勳閉目養息。「……你呢？」

他無法言語。

只要能成就大業，他不在乎別人如何看待他，哪怕要他雙手染上血腥沉入地獄都無所謂，但要是李勳不受控，皇朝天下豈不是要毀在李勳的手中？而他，豈不是間接成了毀去皇朝的罪人？

只因，是他挑選這人為新帝的。

眼前的男人是選擇沉睡的猛虎，只要他好好安撫，將之掌控在手，太平盛世便垂手可得，所以一

他貼上前，解開李勳腰間的繫繩，親吻那早已灼熱的巨大昂藏。

李勳眉頭微蹙，長睫輕顫，睇著身前人吞吐著自己的慾望，心頭為之麻慄悸顫，忍不住動手解開對方的髮冠，瞅著他一頭銀白髮絲傾落。

他拾起一縷白髮在指尖把玩，柔細滑膩的觸感教他捨不得放手，但是腦中也同時閃過他是為誰白了髮！

怒意再起，他一把扯起上官羿的髮，與他對視。

上官羿不解他眸中的怒火從何而來，便見他伸指探入自己口中，接著動手撕裂他的錦褲。

「皇上」

李勳野蠻地將他扯到胸前，讓他趴覆在自己身上，沾上口沫的長指隨即探入他的股間隱處。

上官羿吃痛地想要抗拒被侵入的不適，然而當長指觸摸到某個點時，一股情動竄過他心間，教他難遏地低吟出聲。

「瞧，就算朕不是你所想之人，在朕的面前，你依舊還是難掩慾望。」李勳撇唇冷笑，長指在緊窒的小穴中不斷來回抽動，掌心則摩挲著發硬的玉囊。

上官羿雖然羞憤，卻又難以抗拒他的愛撫。

他的身體已經逐漸習慣這人的撫弄，每一處的敏感皆會因為他的碰觸有所反應，儘管倍感羞辱，身體卻不受控制，甚至不自覺地擺弄著腰，配合對方的抽送。

「愛卿，你這模樣真是誘人。」李勳低啞呢喃著，看見眼前人因情慾而濕潤的眸，彷彿在祈求自己的垂憐，憤怒的情緒倏地被想要他的衝動壓過。

就算這人的心他要不到，但至少他的身體是屬於他的。

上官羿想要擺脫這樣的折磨，可是意志卻和身體背道而馳，被點燃的火苗在身體釀災，使他渴望更多的撫慰，不禁探手輕覆昂首的慾望，想要得到解脫。

李勳卻攫住他的手。「在朕的面前，你想做什麼？」

「不……」粗喘著氣息，上官羿得不到解脫，只覺得身體被燒灼的慾念折磨得發痛。

「求朕。」

他恍惚的搖頭不從，但股間的麻慄激顫卻層疊而上，更加凌遲著他。

「……皇上。」最後，他只能咬牙，閉眼啞聲低喚。

李勳眸色沉黯地邪笑，這才抽出長指，托著他的臀，深深挺入。

上官羿忘情地弓起背，分不清楚瞬間迸裂的是痛還是歡愉，只覺得心像是被人扯出，明明該是痛著，卻偏又酥麻的失了魂魄。

被緊密包圍的快感讓李勳開始沉而強烈的律動。

在這一刻，他什麼都不想再細想。

至少，在這一刻，他是擁有這個人的。

第二章

甘露殿外是條響屨廊，只要有人走動，便會發出清脆的木擊聲，殿內的人也能有所防備，這就是為什麼李勳總要上官羿到甘露殿侍寢的原因，而且只要上官羿留下，守殿太監全都只能守在殿外曲廊之外，無法得知他何時來及何時走。

只因流言可以傷人於無形，這是李勳登基之後學到的第一件事。

聽見關於前皇和上官羿之間的曖昧流言後，他怒不可遏，近乎瘋狂，於是下令殺了多嘴的太監，不再讓流言有蔓延的機會，更不准這宮廷之內傳出任何關於上官羿的流言，就為了不願他成為旁人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但是他，從不在乎。

燭火搖曳，映照深殿，勾勒出李勳詭譎難測的神態，那雙笑時如春風般爽朗的烏眸，現在冷鬱得有如終年不融的積雪。

他的眼直睇著熟寐中的男人，瞧著他儘管沉睡卻依舊緊攏的眉。

十年前，他身為寧王之子，總是遠遠地看著他和李劭、李弼聚在一塊，當時，他最愛看這人不具城府的笑。過了幾年，他受封頃王後領旨前往居鳳府，李劭帶著他和李弼前來探視，那是李劭即位前的最後一次出遊，那時，他便察覺到他的不同；他的眸色變得深沉，滿是計算，束髮之齡便已有為李劭一統天下的野心。

但儘管如此，他的眼依舊追逐著他，甚至迎娶的王妃都與他長相相似，相似到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渴望的，並不只是與上官羿擁有手足情，而是教他甘心沉淪的情愛。

這般狂熱的情感使他不敢再見上官羿，就怕被那雙聰明的眼看穿，直到李劭詐死，他為登基來到皇城，再見上官羿，對方已憔悴得猶如一縷幽魂，卻仍強撐著一口氣，只為了天下。

為了讓上官羿回復往日丰采，他事事由他作主，壓根不在意當個傀儡皇帝，直至聽見他和李劭的流言。

「……假如，和你一起在迅隼殿長大的是朕，你是否就會愛朕？」他啞聲問，親吻榻上人緊攏的眉間。

上官羿愛著永遠不會愛他的李劭，一如自己看著永遠不會回頭看他的他，那滋味有多苦，他怎會不知道，卻又寧可苦著，也不放。

又也許是放不了，一如他。

殿外突地傳來細微的聲響，教他迅速收整思緒，輕柔起身，著上錦褲，替上官羿蓋妥被子，才緩步走向殿門。

「連近。」他低喚，微推開殿門。

「皇上，探子回報，顥王已和西宛談判成功，西宛三公主決定出嫁。」門外的皇城九門禁衛總軍連近，單膝跪下呈報。

「是嗎？」垂落的烏亮長髮掩去李勳眸底的精銳。「可有談起紫鐵砂？」

連近是他的親信，在他登基之後被他封為皇城九門禁衛總軍，除此之外，皇宮裡外外，甚至重要大臣府裡也都安插著他的探子，讓他隨時掌握第一手消息。

「回皇上的話，沒有。」

李勳不以為意地揚起濃眉。「下去吧。」

待連近無聲無息地離去後，他垂睫暗忖，回頭抓了件錦袍披上，連繩結都未繫，就這麼敞開衣襟，赤足披髮地踏上響屨廊，卻沒發出半點聲響。

走出響屢廊，踏上銜接的曲廊，便見守殿太監必恭必敬地跪在廊邊，聽見聲響抬眼的瞬間，突地瞠目，嚇得跌坐在地。

「皇、皇上」

李勳魅眸微瞇。「這是怎麼著，見鬼了？」

太監回神，誠惶誠恐地跪伏。「皇上恕罪，奴才以為是先皇回來……」先皇忌日已近，再加上本無半點聲響卻突地傳來腳步聲，才會教他以為是先皇的魂魄回到

宮中了。

李勳面無表情地瞅著他，掀唇低問：「朕真和先皇這般相似？」

太監不敢抬眼，只能低聲回應。「回皇上的話，有幾分相似。」

自嘲一笑，李勳道：「去御醫館取些治傷涼膏和金創藥。」

「皇上受傷了？」

「由得你問？還不快去！」

「奴才遵旨。」守殿太監跪伏答聲，隨即起身連退數步之後，才趕緊快步離開。曲廊上，燈火晦暗，教人看不清處在其間的李勳有何表情，只見他如縷幽魂般立著，直到守殿太監收回涼膏，他才緩步走回甘露殿。

上官羿依舊在床上沉睡著。李勳抓起花架上的乾淨紗巾，浸入金水盆內的清水，擰乾後坐上床，掀被露出上官羿骨肉勻稱的身形，輕柔地為他擦著身體，並撫過每一寸留下自己親吮過的痕跡，最後停在胸口上凝著血漬的牙印，打開金創藥，輕撒在傷口上頭。他接著將長指探入對方的隱密小穴，導引出殘留在他體內的白液和些許血絲，全數探盡後，再沾上涼膏探入其中。

「啊……」身下的人本能的低吟。

李勳立即放柔了動作，不具侵略性，只是想替他擦藥。

然而，那輕柔的抽送卻教上官羿有了反應，他低啞地哼著，使李勳眸色更深了幾分，忍不住俯近他，親吻那已昂立的慾望。

突來的難耐情潮讓上官羿驀地清醒，抬腿防備的瞬間，李勳已快手抓住他的腳。

「皇……上？」輕喘著氣息，上官羿睜眼直睇著眼前人。

「要不，你以為朕是誰？」李勳瞇起眼，收回長指。

上官羿沒回答，只是垂下眼睫，強自鎮定的說：「皇上，時候不早，臣該準備早朝了。」他渾身疲累不堪，撐起身卻瞥見胸膛上的牙印被上了藥，疑惑之間，又發覺連股間燒灼似的痛也消減了幾分。

是他幫他上藥的？

「還早，尚未三更天，歇著。」李勳拉起被子替他蓋上，將涼膏和金創藥收到床側的百寶櫃，卻瞥見擱在裡頭多時的雙銜玉環，不禁有些出神。

上官羿看著他連長髮也沒束的背影，那髮如瀑般垂落，烏亮滑順，反觀自己的髮卻是蒼黃裹著暗銀，醜陋不堪，沒來由的，他竟自慚形穢起來。

「愛卿。」背對他的男人突然低喚。

「皇上？」他微震，每回當他喚自己愛卿時，總教他心神難安。

不久前，他本是喚他國師的，如今喚他愛卿，看似親密，卻不如喚他國師時事事順著他、討好他了。

「你可願意和朕簽下一紙生死約定？」

「生死約定？」

李勳回身，手上拿著兩個以精緻金雕鎖片銜住的玉環，解開鎖片，將一只玉環交給他。

「將玉環戴上，你和朕各持一個，從此以後，朕便與你生死與共，富貴同享，苦

難不棄，大限不離。」

上官羿接住玉環的手不禁一頓，難以理解他說這番話的用意。

「怎麼？你不願意？」李勳苦澀一笑，逕自將繫著玉環的如意紅繩綁在頸間。

「臣……」他真是摸不透這個人。先前明明還像是驟變的暴雨，如今醒來卻又如一抹春風，讓他無所適從。

「只要你一切順朕的意，不管擋在你面前的是什麼，朕都會替你攛除。」

上官羿聞言更加困惑，放在掌心的玉環上，缺了角的金鎖片彷彿意味著他必須仰靠對方，才能成就大業。

「但，只要你不順朕的意，朕就算盡毀天下，也無所謂。」

「你！」

果然，說到底，他還是想威脅自己，還是稍早那個羞辱自己的可惡男人。

「你也可以不要。」

「後果自負嗎？」上官羿撇唇，笑得譏諷，挑釁回嘴。「有時，臣還真想知道，要是臣不順皇上的意，究竟能有多可怕。」

「愛卿，別試圖激惱朕，後果你承擔不起。」褪下錦袍，李勳上榻睡到他的身旁，側身背對著他。

上官羿瞪著將自己的小把戲看穿的男人，不禁思忖著，這樣的人才要是能夠一心為皇朝，肯定能夠替他分憂解勞，一如他初登基那般。

想著，不禁脫口問：「皇上今日仍是不上朝嗎？」

「你將早朝主持得極好，要朕做什麼？」

「臣只是因為皇上不願早朝才不得不主持大局。」

「怎麼？你要的是膩了，也可以不用去。」李勳笑得戲謔。「不過，惜天下如己翼的愛卿怕是放不下。」

「皇上為何不分點心神在朝務上？」

他想要個傀儡皇帝，只因他認為只要自己能夠確實掌握實權，必能定天下、得太平，但是李勳並不是個沒有能力的皇帝，只要加以輔佐，也許還可以超越前皇一念頭冒出的瞬間，他不禁一頓，還未來得及細忖，便聽身旁人懶聲啟口。

「這不是朕的天下，干朕何事？」

聞言，上官羿胸口頓時燒起一把無明火，憤而起身，不願再與他同床共寢，然而才起身，就又被攬回床上。「聽著，朕不想再說第二次，別試圖惹惱朕。」

上官羿抿緊唇，恨恨地閉上眼。

李勳望著他，直到他的氣息漸勻，狀似睡去，才跟著閉上眼，暗惱他明明累極卻不願在自己身旁多歇一會。探手想將人摟進懷裡，但尋思片刻，他終究還是只替對方蓋妥被子，兩人各睡一方。

四更天一到，上官羿隨即起身離去，他先回觀天樓換上朝服，再匆匆趕至議事廳。得知顥王已經談妥婚事，他不禁面露喜色，命禮部安排各大小事項後，又回觀天樓占卜迎親吉日。

皇帝迎后乃皇朝大事，大小禮節繁複瑣碎，全都必須經身為禮部尚書的他之手，而身為國師，他還需準備祭祖、祭天各種事項，加上從各州府和六部而來的奏摺，讓他一連幾日下來忙得焦頭爛額。

唯一慶幸的是，入夜之後，李勳不再召他侍寢，讓他得以好生歇息。

「國師近來臉色蒼白，該不會是政務太繁忙？」一日早朝後，喬太陵將他疲憊的氣色看在眼裡，不禁問。「皇上依舊微恙？」

「皇上……」上官羿垂眼勾笑，謊言信手拈來，說得臉不紅氣不喘。「龍體已好上許多，近來正為婚禮準備齋戒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這些奏摺皆是皇上批閱過的，雖未上朝，但皇上依舊將朝事處置得妥貼，沒有問題。」皇上是他挑選的，再無能，也得替他撐上一點顏面，更何況李勳並不是無能之輩，只是不想要天下……

無所謂，這本來就不是他的天下，他也沒權擁有。

上官羿將不滿藏在眸底，再抬眼時，眸色清亮噙笑。

「那倒是好事一樁，虧皇上能將每件奏摺都看過。」喬太陵輕點頭。

「容我先告退，我得回觀天樓準備祭天儀式了。」他一揖。

「看來，先皇的忌日也讓國師費上不少心思。」

上官羿突地頓住。「……先皇忌日？」

喬太陵見他一臉錯愕，神色比他還詫異。「國師該不會是忘了下個月便是先皇的忌日吧？」

上官羿一時之間說不出話。

他心知肚明李劭只是詐死，埋在皇陵的只是空棺，何來的忌日，但教他頓住的是，他居然忙得將李劭給忘了。

這是怎麼著？

他並非不曾如此忙碌過，但不管身處何處，總惦記著那人，曾幾何時，佔據在他腦海的，竟是李勳那張陰沉難測的臉

心不在焉地和喬太陵又談了幾句，他便匆匆回到觀天樓，心緒尚未穩下，又看見廳內桌案上擺著一盤蜜李。

傻愣地走到案前，瞪著一顆顆紅綠透潤的蜜李，濃眉不禁攢起。

「這人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蜜李只產於金雀境內的居鳳府，記得多年前，他和李劭前去居鳳府拜訪剛受封的李勳時，自己被王府內酸中帶甜的蜜李吸引，想多帶點回皇城，卻被告知蜜李採收不過數日便會腐壞，所以一直以來只有居鳳府的百姓才有幸嘗之。

當時他還為之扼腕，然而那年之後，每到蜜李盛產時，李勳必定會派人快馬將蜜李送進宮。

當時，他以為是對方示好，討他歡心，畢竟當時已繼任為國師的自己，是朝中大臣急欲攀上的紅人。

如今，李勳已是皇上，掌握著實權，威脅他嘗盡屈辱，可為何那人還會差人快馬

送蜜李進宮？

他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思？

「來人！」混亂的思緒理不出個頭緒，他有些急躁的低吼。

廳後太監聞聲趕緊跑了出來。「國師大人？」

「怎會有蜜李？」

「回大人的話，是宮內禁衛帶來，說是居鳳府知府差人快馬送來的。」太監回答得小心翼翼，就怕交代得不清楚，自己會落得和近來觀天樓裡莫名失蹤的太監同樣的下場。「要是大人不吃的話，奴才立刻一」

上官羿擺手，要他先行退下。

太監鬆了口氣，要退下之前，像是想到什麼，再問：「大人，祭天儀式已經準備得差不多，是不是該請皇上準備齋戒了？」

上官羿疲憊地坐在案邊四平椅上，輕擺著手，太監立刻退下。

看著蜜李，上官羿神色複雜的拾起一顆放入口中，是記憶中汁潤酸甜的清新味道，嘗過便容易上癮的滋味。

他一顆接著一顆地吃著，邊吃邊強迫自己將李勳過往做過的事再細想一遍，一直想到兩人關係驟變的那一夜。

那晚，李勳第一次強迫他獻上身體，現在細想後，他依稀記得那人提過關於前皇和他的流言，從此以後，就像變了個人似的，既陌生卻又教他無法漠視。

難道就只是因為那種子虛烏有的事？

宮中的流言真真假假，自己從不曾因此而動怒過一上官羿突地一頓，猛然想起多年前，他曾經聽過關於李劭和鳳凌王李弼之間的曖昧流言，當時他難得的怒不可遏一

「啊！」像是突地想通，他輕呀了聲，瞠目結舌，難以置信自己的猜想。

原以為李勳對他只是不成熟的迷戀，但若僅是如此，他不會有那麼大的轉變，可如果李勳真是愛著自己……一切似乎都想得通了。

閉上眼好一會，按下胸口不知名的躁動，長指輕撫懸在革帶上的玉環，他驀地張眼，隨即離開觀天樓，去處……自然是李勳的所在地。

「皇上在御花園？」

「回大人的話，皇上確實是在半個時辰前便前去御花園，還不准奴才們跟著。」守在甘露殿的太監低聲回答。

微訝地揚起濃眉，上官羿隨即朝御花園而去。

李勳甚少離開宮中，打從不上早朝之後，連寢殿也很少走出，沒有笙歌達旦，更不曾寵幸任何嬪妃，正因為如此，他才能以皇上龍體微恙為由解釋他的不早朝。如今，他卻前往御花園，讓他有點意外。

思忖著，腳步已跨過垂花拱門，入夏的花令盛開，牡丹開得極豔，芙蓉仰首笑得嬌媚，處處紛紅駭綠，接續到前頭的水榭曲橋。

只是才剛踏上曲橋，上官羿便聽見遠處的亭台傳來嬌笑聲。

有嬪妃在場？

錯愕地愣在當場，他手扶曲橋玉欄，不禁垂眼細思，究竟該不該在這當頭打擾，可當眼角餘光瞥見自己倒映在河面上的面容竟是濃眉深鎖，一臉難以置信的失落模樣，頓時更加錯愕。

他怎麼了？為何難以置信？又難以置信什麼？

為了皇朝，他向來不睬自身意願與情緒，只要是對皇朝有益，他連眉頭都不會皺一下，但是長期下來，也變得從未真正正視自己的內心。

而現在，河面的倒影彷彿映出他內心被忽視的感情，教他久久不能回神，卻釐不清這樣錯綜複雜的思緒究竟是從何而至。

莫非是……因為那個人？

抬眼看向遠方，亭台的霞色彩幔垂放，根本看不清裡面，但當他愈是靠近，愈能聽清楚裡頭的淫聲浪語。

不用看，他也聽得出是嬪妃承歡仰露的嚶嚶。

在後宮，為了得到產下皇嗣，他日母憑子貴的機會，只要能得皇上寵幸的妃子，莫不使出渾身解數，就盼能將皇上給繫在身邊。

不得不承認，有時，他會忘了李勳是皇帝，忘了他也擁有妃子，忘了他……不只屬於他。

不只屬於他

上官羿一震，內心抗拒排斥著，不允許自己再細想。

「誰在外頭？」亭內，陡然傳出李勳低啞的嗓音。

那是他情慾高漲時的聲音，他可以清楚分辨。這樣的認知，讓上官羿有股衝動想要轉頭就走，但一

「皇上，微臣有事上奏。」話就這麼輕易地脫口而出。

多可悲，朝事在前，他的心彷彿早就習慣扼殺情緒，再多的感情，在朝事面前都不值得存在。

「……愛卿？」李勳粗嘎的嗓音彷彿帶著笑。

上官羿閉上眼，幾乎能在心中描繪出他那抹泛在唇角的邪魅笑意。每當他壓伏在他身上時，唇角總帶著那樣冷鷺又性感的笑。

「是微臣。」他淡道，甩開不必要的情緒和多餘思緒。

他不容許自己出現任何迷惘，尤其在大業將成之前。

「何事？」

上官羿以為可以逼自己靜下心，但當亭內傳來妃子難遏的嬌喘時，心卻莫名的抽痛起來，痛得他不自覺地握緊雙拳。

「……臣，半刻後再奏。」

「說。」

上官羿置若罔聞，轉身就走，然而沒走太遠，便聽見那人的聲音已近在耳邊。

「怎麼急著走？」

濃豔的脂粉味夾帶著男人特有的麝香氣息逼近，教上官羿嫌惡地又快走數步，在

確定已避不了來人後才不得不轉身垂首，「打擾皇上雅興，還請皇上恕罪。」李勳赤裸著上身，露出長年習武的結實肌理，長髮未束，任由髮絲隨風飄揚，視線落在他懸在腰間的玉環，唇角勾斜。

「愛卿，蜜李可嘗了？」

上官羿一頓，依舊沒抬眼。「臣嘗了，謝皇上。」

「好吃嗎？」他逼近。

「……好吃。」上官羿不禁後退，站在上風處，不願聞見黏附在他身上的冶豔香味。

「你可知道為何朕每年都差人快馬將蜜李送到你手中？」他一步步地退，他便一步步地逼近。

「臣不知。」上官羿一退再退，直到退無可退，被李勳的雙臂困鎖在橋欄前。

「愛卿聰明過人，也有糊塗之時？」

火熱的呢喃在他耳邊響起，熱氣拂得他敏感地別開臉。「臣，不懂。」

「是不懂……還是不想懂？」李勳探出舌，大膽的從他的頸項舔至耳垂。

「皇上！」上官羿嚇了一跳，摀著頸項迅速往旁退開，生怕這一幕被旁人看見，卻見罪魁禍首笑得慵懶邪魅。

「愛卿有何事上奏？」

「……大婚在前，請皇上準備齋戒七日。」垂下眼，漠視顫跳的心，他正經地說：

「迎后的日子，定在下個月二十。」

「二十？」李勳低笑。「挑在先皇駕崩之日，可好？」

上官羿登時一震。他竟忘了教他生不如死的那日，便是下個月二十！

「怎麼，真教你忙得忘了先皇忌日？」李勳低低詭笑，俊臉逼近。

「……選在先皇駕崩之日迎后，代表再造盛世之意。」不願承認自己竟再次忘了重要的日子，上官羿隨口找了個說法搪塞。

「再造盛世？」李勳不禁仰頭大笑。「真虧你說得出口。」

「微臣欲上奏之事已說，就此告退。」

「誰准你走了？」迅速圈住他，他偏是不讓他動彈。

「皇上踰矩了。」他咬牙，壓低音量。

「是嗎？」他低笑，學他壓低聲音，笑得惡劣。「想不想看朕更踰矩？」說著更加貼近他，用下半身緊緊貼觸著他的。

「皇上！」

「嗯？」他動情的閉上眼，光是隔著衣料摩挲，便教他情慾漸生。「朕已有多日未要你侍寢了，真是想你……」

「皇上已有妃子侍寢，何須微臣？」脫口而出的話，讓上官羿倏地冷汗逆現。這話聽起來沒什麼不對，但從他的嘴裡說出，便顯得太過在意，而且他在說出口後，才猛然察覺這話背後有著難以解釋的情愫。

李勳驟地張眼，烏瞳灼灼地直睇著他，似乎很是欣喜。

上官羿則下意識地別開眼，就怕那雙銳眸會看穿連自己都還釐不清的思緒。

「再說一次。」見他緊抿唇，李勳乾脆湊到他耳邊威脅。「說！不說，朕就在這裡要了你。」

此話一出，上官羿立刻抬眼怒瞪他，李勳卻笑得無賴。

正當進退維谷之際，兩人忽地聽見通往曲橋的小徑傳來腳步聲，側眼探去，便瞧見太監奔至。

「啟稟皇上，顥王爺回城，請求入宮面聖。」

「真快。」李勳似笑非笑地一哼，睇著眼前看似早已知情的男人，問得寓意深遠。

「你說，該怎麼處置他？」

上官羿微攏起眉，正細忖著，便又聽身前人開口。

「傳旨，擺筵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「愛卿一道下去吧。」話落，李勳隨即返身走回亭台，在掀開彩幔那瞬間，上官羿也瞧見了裡頭愛慾深濃的春光景色，只能狼狽的強迫自己回頭。

亂了。

一切都亂了。

第三章

今晚李勳在永雀殿設筵宴請朝中數位重臣，一道替求親建功的顥王洗塵。

殿上，教坊女伶翩翩起舞，殿外，樂倌隨著女伶舞姿落下絲竹清音，宮女太監在席間穿梭，端上一道道佳餚珍饈、瓊漿玉液，席間談笑聲此起彼落，坐在上席的顥王李勳笑得更是得意。

唯有上官羿冷眼旁觀一切。

談妥婚事，等同紫鐵砂即將到手，南北大渠完成在望，本該暢快豪飲，但是無端端的，他的眼總是失控地瞟向那個慵懶談笑的帝王。

今夜，總是不羈披散的長髮被整齊束起，戴上金冠，露出那人深邃的五官輪廓，更顯眉韻俊俏，眸色風流，一身繡鳳紋紅邊金袍襯得李勳的身形益發高大挺拔，舉手投足間帶著與生俱來的威凜和狂放。

這樣的他，和床第間截然不同，那是天生霸主的神色，賢明君王的氣勢，使上官羿難以轉開眼，卻也冷了心。

只因李勳的身旁有莊、淑雙妃伴著。

兩個妃子在他身邊爭寵較勁，搶著承歡討好，這樣的畫面，教他一路冷進骨子裡，忘了為遠景歡喜。

「皇上，瞧你的氣色不錯，想必龍體定是恢復不少。」李勳端著酒杯來到李勳面前。

在朝堂，李勳是臣，李勳是君，但李勳也是李勳的異母兄長，仗著兄長的身份，李勳從不在他面前行君臣之禮。

「朕已無恙。」

相距不過幾步距離，坐在李勳左側第一席的上官羿垂眼飲酒，狀似漫不經心，卻仔細地聆聽兩人的交談，暗詫李勳的回答。難道他已經決定往後都要上朝了？

「皇上龍體無恙才是百姓之福，眼下迎后在即，皇上可要好生調養。」
李勳笑而不答，只是淡淡地看他。

他不想開口，因為這樣的對話太虛假。當他們還是寧王之子，不具王銜時，從來就是兄不友弟不恭，實在沒必要在這當頭假惺惺。

李勳看著他，撇唇轉眼笑得陰狠，心中很是不滿。一樣皆是寧王之子，為何最後李勳能夠撿了個便宜當上皇帝，而他卻依舊是鎮守西防的顥王爺？火氣無處發，他只能將氣出在挑選李勳為帝的上官羿身上。

「國師今兒個是怎麼著？好似氣色不佳。」端著酒，他往上官羿席前一坐，大有與他促膝長談的打算。

緩緩抬眼，上官羿眸色清明噙笑。「該是近來的祭祀儀式教下官忙壞了。」

「倒是，不知道國師可備妥納采禮了？」

「下官已全數送入迎賓館，就等著西宛送親隊到來。」他對答如流，對皇帝迎后的各項禮儀一清二楚，只因他在一年前才準備過一回。

因為迎接的皇后來自他國，所以才會將納采禮送至迎賓館，而納采之後，便是一連串的祭祀，皇上必須跟著他齋戒七日，祭天壇、地壇、宗祠等，待吉日吉時一到，便是冊立大典。

大婚當日，可想而知他這個國師兼禮部尚書一定會忙得連歇口氣的時間都沒有，但也幸好有這些繁瑣的儀式，可以讓他忘卻心事。

「由國師處理，肯定出不了什麼岔子。」李勳朝他舉杯。

上官羿見狀也拿起杯子，恭敬地敬他一杯。「和西宛聯婚是何等大事，下官必定盡己所能，讓西宛公主得到最高禮遇。」

「可別再讓憾事重演。」李勳湊近他，話裡透著玄機。

上官羿卻笑意依舊，佯裝聽不懂暗示。「當然。」

「野馬有時難以馴服，國師切莫大意。」

「只要給馬大一點空間，野馬便可以跑得盡興。」他笑道。

「就怕跑出了圍欄。」

「王爺，時間一久，野馬也習慣了範圍，跑不了的。」上官羿點到為止地暗示他皇上的心已在宮中，不可能再出任何岔子，也強硬地讓他知道，李勳才是真正握有實權的人。

他在朝中左手翻雲，右手覆雨多年，朝中重臣幾乎都在他派系底下，甚至不少臣子在私下猜測他已經成功地培養出傀儡皇帝，將朝中權勢一把抓，所以原本打算投往顥王的臣子也倒戈到他陣營中。

對於這個人，他並不看在眼裡，要孤立削減他的勢力很容易，但是想徹底除掉他又不令人詬病，則需要一點法子。

李勳直睇著他，眸色快速變幻，最終還是勾笑。「國師所言甚是。」

「還要多謝顥王能夠讓西宛和金雀重復邦交。」上官羿替他和自己斟了酒，隨即舉杯，瀟灑飲盡，給足了面子。

「說到此事，本王這回牽線可牽上癮了，還想替國師牽紅線呢。」

上官羿濃眉微揚。「下官一」

「在聊什麼？」他話未完，隨即被走近的男人打斷。

抬眼，便見李勳已來到面前，妃子依舊跟隨在他兩側。

「皇上，臣正打算替國師牽紅線。」

「喔？」李勳俊色未變地瞅著已喝了不少酒，玉面微酡的上官羿。

「畢竟國師身份高貴，子嗣豈能斷除，再者，國師已年近而立，是該娶妻了。」
李勤遊說著。

李勳沒應聲，只是淡淡地瞅著垂眼不語的人，好半晌才出聲。

「愛卿。」

低啞的呼喚教上官羿心裡爆起一陣酥麻，勉強按捺下的莫名煩躁又起，教他長睫輕顫了下，可再抬眼時，已勾足春曉笑意。

「皇上。」

微醺的醉意讓他如玉面色添了抹紅，向來清冷的眉眼被笑意妝點得異樣妖美，教坐在面前的李勤不由一怔，脫口道：「多年不見，國師依舊國色天香。」

李勳聞言，濃眉攢緊，隨即撩袍坐在上官羿身旁。

「國色天香？王爺怎會將下官比喻成姑娘家？」上官羿捧額失笑，俊面風流，眉梢眸底不自覺地勾人魂魄。

他笑，只是不想被李勳那雙能看穿人心的眼看出不對勁，卻因為微醺，反倒讓笑顯得太過突兀。

李勤怔住，一時之間竟被迷得說不出話。

李勳見狀，抬手狀似不小心打翻了上官羿的酒杯，杯內的酒順勢倒在李勤身上，在他的朱紅綾袍留下一大片酒漬，才教他猛地回神。

「莊妃，還不趕緊差人替王爺擦拭。」李勳淡聲命令。

莊妃聞言，立即差宮女替李勤擦拭，一旁的淑妃也差太監送來三只酒杯，往上官羿面前的矮几一擺，斟上美酒。

「顓王，弄髒了你的綾袍，朕在此跟你道歉。」李勳舉杯冷道。

「皇上何須在意？」李勤拿著酒杯，又看向上官羿，餘光正好瞥見端坐在李勳左後方的莊妃，不禁道：「這麼一看，本王突地覺得莊妃和國師有幾分相似。」

上官羿即使心裡嫌惡，臉上卻依舊揚著深不及眸的笑。「怎會？」他連頭也沒回，壓根不想看莊妃到底長得什麼模樣。

「幾年前，國師可是被喻為皇朝美男，俊美無儔，就算如今白了髮，依舊無損風流玉面，甚至眸底眉梢還添了幾分俏。」

李勤直盯著上官羿猛瞧，壓根沒瞧見垂眼喝酒的李勳瞬間逆裂的殺氣。

將不耐往心裡塞，上官羿陪著客套的笑。「顓王謬讚了，下官豈比得上後宮如雲美妃？」

「瞧，這一笑起來，還真是多了幾分媚，這感覺……簡直像極了已逝的頃王妃。」

李勤突地擊掌，問向李勳。「皇上，你瞧，是不是真有幾分神似？」

只見李勳懶懶閉了閉眼，將殺氣盡數收妥後，才勾起慵邪笑意。「差遠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朕的頃王妃是獨一無二，天下無雙的。」

這一字一句聽似無意，然而卻化作一針一箭扎在上官羿沒防備的心坎上，痛得他瞇緊了眸。

「皇上可真是對頃王妃一往情深，還記得頃王妃逝世時，皇上還替她守了一年的靈。」正因為如此，他才會特地找了個神似的女人送進當時的頃王府，如今果真貴為莊妃。

「這天底下，不可能再出現一個女人能教朕如此深戀。」

上官羿垂臉捧起酒杯，緩緩飲盡，再倒上一杯，不想聽那低沉嗓音裡隱藏的傷痛，更不想知道他曾為一個女人如此深戀難忘。

「皇上，那臣妾呢？」莊妃不依地偎進李勳懷裡。

「妳有幾分像她，朕就疼妳幾分。」

「那臣妾呢？」另一頭的淑妃美顏添了幾分哀怨幽美。

「朕，今兒個不是好生疼妳了？」他邪謔的低笑，「愛卿？」瞥見上官羿驀地站起，李勳懶懶抬眼。

於是一

上官羿扯起勉強的笑容，身形踉蹌了下。「皇上，微臣不勝酒力，有點醉了，容臣先行告退。」他不想聽他兩個妃子爭風吃醋的嬌喃聲，更不想回想御花園的那一幕。

「朕送你回觀天樓暫歇吧。」李勳甩開兩旁妃子，起身攬扶他。

教他碰觸之處像是著火般燙得發痛，所以上官羿猛地退開，連連作揖退後。「筵席正歡，皇上怎能離開？」

「怎麼，你忘了朕從明兒個就得開始齋戒？」李勳一個箭步向前，不容抗拒地托住他的背。「朕得好好問你，這齋戒要怎麼進行，也必須早點歇息，免得誤了明日的大事。」說完，便回頭交代兩妃在筵席結束後，自行回到後宮妃殿。

他說得頭頭是道，上官羿頓時找不到推辭的理由，只能被他半強硬半虛柔地拖離永雀殿，穿過渡廊。

「皇上請止步，齋戒一事，明早微臣會請公公告知皇上。」見觀天樓已近在眼前，上官羿輕聲道。

他其實只有幾分醉，正因為還太清醒，所以不願面對他，想要獨處，細解內心紛擾。

然而，李勳卻不放過他，硬扯著他往前走。

觀天樓是座四樓建築，四樓有座石台，向來是上官羿占星卜卦之處，穿廳過曲廊之後，則是一座寢樓。

寢樓裡有數間房，唯有一間房被深鎖，只因裡頭有太多上官羿與李劭的回憶，教他不願觸景傷情。

然而，李勳卻強扯著他往那間寢房而去。

「怎麼上鎖了？」他明知故問。

「……」上官羿沒回答，轉了話題。「皇上明兒個開始齋戒，想縱歡得趁今晚，何不擺駕妃殿？」

撇唇，李勳笑得慵邪。「朕來到這兒，不就是想縱歡？」

「皇……皇上後宮美妃眾多，何苦招惹微臣？」

「怎麼，你繫上了與朕約定的玉環，轉眼就打算翻臉不認人？」他冷哼，單手用力扯著門板上的鍊鎖，鐵鍊一斷，接著便一腳踹開房門，將上官羿拖進裡頭。寢房擺設雅致舒適，唯一特別的是錦榻上的金黃絲被。

向來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金黃絲被出現在觀天樓裡，看起來古怪，又似乎合理得很。

李勳逕自走向錦榻坐下，回頭便見上官羿沉著臉站在門邊。

「還杵在那兒做什麼？」他懶懶勾笑。「是要朕抱你過來？」

「……皇上，明日微臣有許多瑣碎雜事要做，今晚……無法侍寢。」

李勳似笑非笑，烏瞳緩緩掃過錦榻上的金黃絲被，探指輕撫過柔膩的被面，眸色微黯。「過來，替朕更衣。」

上官羿儘管無奈，還是走向他。先替他取下金冠，使一頭烏髮滑落，再替他解開襟口盤釦，褪去龍袍和裡頭的中衣，露出他壯而不碩的體魄，便見玉環懸在他的胸膛之間。

他有若例行公事般吻上身前人的頸項，濕熱的舌一路往下，吸吮那刀鑿般的胸膛、挺立的硬實，再逐而往下……

就當是一筆交易，只要能哄得這人開心，他自身的心情一點都不重要，況且除了這麼做，他還能怎麼討他歡心？上官羿如是想，近乎自暴自棄地自嘲，也一併扼殺理不清的情緒。

李勳垂眼直瞅著他，隨著他的唇舌遊移，情慾也纏上他，忽地，他扯下上官羿頭上的小冠，蒼髮瞬間滑落。

上官羿不解地抬眼，卻見他的唇逼近，覆上他微啟的唇，兩人綿密糾纏，對方的氣息像抹毒，鑽進他僵張的毛孔，教他迷醉，醉倒在對方懷裡。

然而，當他以為李勳會有進一步動作時，卻發現他一把將自己摟進懷裡，拉過被子蓋住兩人，便不再有動作。

上官羿不由得怔住。

難道……他已經對他的身體生膩？可要是如此，為何他又摟著他？

他的背隔著衣料貼覆著身後人灼熱的胸膛，對方強而有力的心跳聲跟著傳來，漸漸的，他聽見沉勻的呼吸聲。

上官羿難以置信，他竟只是摟著他入睡

長臂橫過他的頸項底下，將他完全納入懷裡，不帶情慾……這樣的李勳，教他捉摸不定。

每當他痛恨至極時，這人總又會做出教他疑惑的舉措，如此反反覆覆，教他無所適從又不知所措。

究竟，他要將他搞得多混亂？

嘆著氣，閉上眼，才猛然發現自己真的疲憊，睡意立時襲捲而來，沉沉地拉著他往夢鄉墜，所以沒看見門外有雙偷窺的眼。

齋戒七日是金雀皇帝迎后前的儀式，沐浴淨身，清心寡慾，只為了養精蓄銳，在迎后之後能夠讓皇后早點懷有龍種。

而齋戒，向來是在觀天樓進行的。

整整七天與李勳相處，讓上官羿如芒在背。

這麼形容一點都不為過，只因他的背後一直有道銳利的視線，像是要剴開他的皮肉，碎斬他的魂魄，教他難以聚精會神。

入夜之後，兩人總是相擁而眠，這般親暱的氛圍讓他渾身緊繃，難以適應，總覺得李勳的體溫太高，教他心神恍動。而一早醒來，瞧見兩人交纏的髮絲，烏亮染著他的蒼銀，更是異樣刺眼，令他惶惑難安。

所以連著幾日，他一直恍恍惚惚，祭祀儀式中頻頻出錯，甚至一

「大人，你的袖角著火了！」

思緒渙散間，他突地聽見太監高喊，還未回神，便見一抹高大陰影逼近，大手往他燃上火苗的袖角一擰，壓根不管火苗是否燙傷了他的手。

「皇上」上官羿瞪著他掌心的漆黑，趕緊抓著他往樓下狂奔，來到穿廳外的井邊，急急打了桶井水，將他的手浸在水中，順道查探傷勢。

「原來，愛卿也會擔心朕。」

「皇上龍體尊貴，豈能受半點損傷？」他想也不想地脫口說出，確定不過是皮肉傷才鬆口氣。「大婚在前，儀式中不得見血見傷，那是壞兆頭。」

要是因自己而引來壞兆頭，會教他愧疚天下的。

瞇起眼，李勳收回手。「原來，愛卿擔心的不過是皇帝這個虛名。」

「皇上？」

「得了，不過是點小傷。」他哼了聲。

「皇上為何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上官羿瞪著袍角，暗惱自己竟會在儀式中出錯，更不解為何李勳想也不想地便以手替他撲熄了火。他的動作飛快，半點猶豫皆無，彷彿時時刻刻都在注視著他，守護著他……

念頭甫現，鎮日混亂的心竟如得到某種弔詭的緩和，感到被撫慰，但他卻不想深究下去。

「愛卿想問什麼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

不能問。沒來由的，心底有股聲音矛盾地阻止了他。

「是嗎？」李勳睇著他，狀似隨口問問。「儀式還要繼續？」

「……今日是第七日，儀式已算完成，剩下的交給微臣，皇上可以回寢殿了。」
他需要一點獨處的時間，讓自己好好冷靜。

「怎麼，利用完，也不願讓朕待下了？」他冷哼。

上官羿閉了閉眼，不知道該怎麼對待他。利用？彼此、彼此吧。「皇上要是倦了，可以在觀天樓暫歇，微臣必須前往迎賓館。」

「朕已經許久不曾出宮，就陪你走一趟。」

「皇上不該隨意出宮。」

「怎麼，不想讓朕跟？那朕就自行去晃晃好了。」

「……」上官羿瞪著他，確定他不會退讓後，不再做無謂堅持。「還請皇上稍等半刻。」

李勳擺了擺手，待他離去後，才緩緩收攏掌心，細細品味方才手被緊抓著的餘韻。他要的不多，可惜，那人不給。

皇宮南邊永雀門外，隔著一條御街，和迎賓館對望，而從永雀門直通到二重城門的則是御道，御道兩旁皆是重臣官邸，一般百姓難以踏入這個區塊。

去過迎賓館確定宮人人數和納采總數後，上官羿準備再趕回宮裡，李勳卻像是腳底生了根，賴著不肯走。

「皇上，只要西宛公主一到，你想在迎賓館待多久都沒人管得著，但現在時候未到，還請皇上先回宮。」上官羿幾乎是咬牙切齒了。

悠閒走在御街上的李勳，一身華麗常服，怎麼就是不願拐個彎，再踏回永雀門內，哪怕只不過是幾步的距離。

「朕已經有多年未回到皇城，想在街上走走。」他走著瞧著，像是對附近景致極有興趣。

「皇上隨意出宮，總是不妥。」上官羿再不滿，也只能緊跟著。

「何來不妥？」

「微臣並沒有安排禁衛守在皇上身邊。」只因迎賓館和皇宮是這麼近的距離，他才會打算速去速回，就連皇上在馬車上，他也沒讓任何人知道，誰知道這人出爾反爾，竟荒唐的想要逛街！

「怎麼？朕沒人護著就活不成？」他哼笑。

「皇上可是皇朝命脈，受不得半點損傷。」

「你在意的是皇上，還是李勳？」他突地停下腳步。

上官羿跟著停住，瞪向比他高上半個頭的男人，不懂他話中人物的差別。

李勳是當今的金雀皇帝，皇帝就是李勳，在他眼裡，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。

只是看著他束髮穿簪，朱紅錦衫外搭了件月牙白緞面半臂，腰束玄色革帶，眸色不若往常陰鷙，反倒像以前那般勾著春暖溫煦的淺淡笑意，上官羿忽地莫名感到胸口一陣悸動，難喻的灼熱在胸口燙著，使他狼狽的別開眼。

李勳收回視線，繼續往前走。「你說，有誰想殺朕？」

回過神，上官羿急忙跟上他的腳步，一時之間追不上他七彎八拐的思緒。「皇上怎麼會這麼猜想？」不過這問題的答案並不難猜。

李勳不早朝，顥王自有理由前來皇城關切，更因為其向西宛提聯婚有功，在大婚

完成之前，斷然不會離開皇城，而這段時間內，天曉得他到底會做出什麼事？

「要不，朕不過是到宮外走走散心，你何必大驚小怪？」轉進寬敞的御道，不見擁擠人潮，反倒有股悅人的靜謐。

「皇上本不該在宮外隨意走動，況且皇上這回離宮，微臣並沒有上稟，更沒有禁衛保護，不合律例。」

「你要向誰上稟？只要你允了，誰能說不？」頭一偏，他促狹笑問。

「……在皇上眼裡，微臣倒像極了無視律例的佞臣。」

「不，你向來是個忠臣。」

上官羿不由得一怔，心突地抽疼。

「愛卿，你可是朕的忠臣？」

曾有人也問過他是否為忠臣，而他回答，他是一個人的忠臣。只是傾盡一切所有，只想當一個人的忠臣後，那個人卻不要他，如今江山不變，帝位已改……

他猛地抬眼，對上那雙沉魅得像是棲息了惡鬼的眸，鬼迷心竅的，他脫口回答，「是。」

面對沒料想到的答案，李勳呆住。

見他的表情明顯僵愕，而後眸色複雜閃動，毅意稍縱即逝——

羞赧？這是上官羿解讀出的情緒，只覺剎那間像是看穿了這男人，但他不解的是，自己為何竟為了男人的反應而——

「你笑朕？」李勳瞇起烏瞳低咆。

上官羿微瞪眼，撫上唇邊，才驚覺自己竟然笑了。

「朕不回宮了！」李勳微惱地大步往前走。

「皇上？」他立即緊跟上，不意瞥見那人微微泛紅的耳垂，那暖暖的紅彷彿透過視線落進他的心坎裡，當下，纏在胸臆間被他刻意漠視的混亂，似乎有了自己的意識，逐漸明朗，非要他明白不可。

「閉嘴！」難得困窘的李勳乾脆由快步轉為奔跑。

「皇上！」

查覺上官羿飛奔至他身旁，李勳不由得微揚起濃眉，笑容帶狂又噙著爽颯，強烈地吸引上官羿的目光。

奔跑間，他沒發現自己近乎貪戀地追逐李勳唇角那抹教他心動的笑，只聽見自己同樣喜愛的嗓音落下一——

「愛卿若抓得著朕，朕就跟你走。」

話落，李勳便像道狂野的風，飛速躍離。

上官羿抽不回視線，腳步緊追，李勳奔跑得極快，像是凌空而去的箭翎，他必須用盡全力才能不被甩開。

已經有多久，不曾如此極力奔跑了？

他總是待在宮裡，靜坐盤算，運籌帷幄，不浪費多餘的體力在不必要的事上頭，但是現在，他卻想要不顧一切地追逐，只為了片刻的心動。

他，心動了。這一刻，他無法再否認。

當他的眼不斷追逐李勳的身影，當他的心不斷揣測李勳的思緒，就該知道會有這麼一天，只是他一直選擇刻意漠視，直到滿心情意再也無法隱藏的傾溢而出。明知道不能愛，但就是身不由己。

Crescent